愛日精廬藏書志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一

史部

別史類

汲冢周書十卷 元至正刊本

晉孔晁注　卷首有吳元恭氏吳興沈渝兩印

黃玠刊板序 至正甲午

丁黼序 嘉定十五年

建康實錄二十卷 舊抄本　顧氏澗蘋據宋本校

唐高陽許嵩撰　後列嘉祐三年開造建康實錄校正官張庖民等銜名七行紹興十八年重雕校勘官韓彰等銜名九行

自序

宋太宗實錄殘本八卷 抄本 從陳君子準藏舊抄本傳錄

闕錢若水等撰 原八十卷今存卷二十六至三十卷七十六卷七十七九八十共八卷晁公武曰楊億娶張洎女不睦故洎傳多醜辭洎傳適在卷中如曰性便佞能伺候人主意又曰尤險詖好攻人之短又曰與事黃門宦官又曰性鄙吝又曰在江表日多譏毀良善誠為醜詆流議之來有由致也每卷末俱有書寫人某某初對某某覆對某某一條

郡齋讀書志曰太宗實錄八十卷皇朝錢若水等撰至道三年命若水監修不隸史局若水郎引柴成務宋白吳淑

楊億爲佐咸平元年書成上於朝起即位至至道三年丁酉三月凡二十年初太宗有駒犬常在乘輿側及崩犬輒不食李至嘗作歌紀其事以遺若水其斷章曰白麟赤鴈君勿書勸君書此懲浮俗而若水不爲載呂端雖爲監修而未嘗涖局書成不署銜名至抉其事以爲專美若水援唐朝故事若此者甚衆世人不能奪又傳僮子娶衆泊女而不終故泊傳多醜辭嗚呼若水及億天下稱賢尚不能免於流議若此信乎執史筆者之難也

直齋書錄解題曰錢若水等以至道三年十一月受命咸平元年八月上之九月而畢入難其速同修撰者給事中楊徽之柴成務貟外郎秘閣校理丹陽吳淑正儀直集賢院建

安楊億大年集億傳書凡八十篇而億獨草五十六卷

通志二百卷元至治刊本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夾漈先生通志包括天地陰陽禮樂制度古今事實大無不備小無或遺延集緒粹於三山郡庠亦旣叙之天府藏之秘閣然北方學者猶未之見予叨守福唐洪惟文軌會同斯文豈宜專美一方迺募僚屬俾捐已俸禀之省府摹稱五十部散之江北諸郡嘉惠後學熟而復之若伐薪於林挹水於穴信手而得用以輔佐清朝參贊化育豈云小補倘博雅君子同予志者益廣其傳是所願望至治二禩壬戌夏五郡守可堂吳繹書于三山郡齋

通志書宋先儒夾漈鄭先生樵所述也天啟文運皇元肇
興爰命臣工勤諸三山郡學雕經呈進而北方學者槩不
多見予叨承宣命來守是邦謹捐己俸暨諸同寅徵工印
造此書圖發中原諸郡庠庶遠近學者見聞均一凡我同
志幸相與成之

右伏以聖世開太平合四海同文同軌先儒作通志貫千
載與人與書事無大小之道義貫精粗之一探衆誌之幽
賾為羣史之會歸皇王帝霸道可得聞天地人物名無不
備理亂安危之異轍正邪媺惡之殊方凡幾年大集厥成
示歷代如指諸掌慨載籍猶斷絚之不續此一書若貫珠
之相聯雖南閩久已刊行而北方尚未多見欲全編之徧

攷豈獨力之能為淹貫古今可東諸子百家於高閣式彰
聲教庶備圖書六籍於清朝謹疏至治元年五月日疏福
州路總管司堂吳辯題
至治二年九月既造
總序

東都事略殘本六十卷宋刊本

宋王偁撰　存卷三十一至四十四十六至四十八五十
一至六十八十四至一百五一百十六至一百三十九六
十卷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

契丹國志二十七卷元刊本

宋葉隆禮撰　闕卷十六至末抄補

乾隆禮進表 道光七年

元秘史十五卷 抄本

[illegible]氏

文淵閣書目著錄文詞鄙俚未經譯潤故傳本絕稀然元史敘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迹顛倒複沓誤有如錢氏所云者此書論次頗詳且得其實實可羽翼正史是亦讀元史者所不廢也

元太祖拔業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迹拔疏外惟秘史敘次頗得其實而其文俚鄙未經詞人譯潤故知之者甚尟可惜也元之先世譜系史亦缺畧據秘史乃知太祖之大父葛不律始自稱合罕史稱葛不律寒麥嵩爲罕方與它文一例葛不律没遺言以叔父之子俺巴孩代領其衆是爲

泰赤烏氏即史所稱咸補海罕也俺巴孩爲金人所殺諸部又立葛不律之子忽都剌爲合罕此皆元史所未詳也太祖少與泰赤烏有隙爲泰赤烏所執欲殺之太祖伺守者隙逃去鎖兒罕失剌匿之家乃得免鎖兒罕失剌者赤老溫之父史既不爲赤老溫立傳而鎖兒罕失剌之事亦不著於本紀亦闕漏之甚者也蔑兒乞部故與烈祖有怨聞太祖在不兒罕山襲掠之夫人宏吉剌氏太祖求救於克烈王罕王罕資太祖兵與札木合合兵擊之悉收其所掠太祖遂與札木合合營札木合者太祖之疏屬太祖幼時同嬉戲稱安答者也居歲餘札木合復疑之乃乘夜去諸部多棄札木合從太祖者遂議立太祖爲成吉思合

罕紀皆不書而忽書璽下搠只與札木合部人搆怨一事繫於帝方幼沖云云之下此大誤也當太祖初時勢甚微弱賴王罕札木合二人假以徒衆羽翼漸成始立名號紀但云丙寅歲羣臣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不知成吉思罕之號蓋已久矣其後遣使諭青按彈火察兒等謂昔者吾國無主汝等推戴吾為之主者正指此事也先稱合罕者一部之主後稱皇帝乃為羣部之主豈可畧稱罕一節而不書乎紀又云哈答斤部散只兀部朶魯班部搭搭兒部宏吉剌部聞乃盟泰赤烏敗皆不自安會於阿雷泉斬白馬為誓欲襲帝及王罕宏吉剌部長迭夷恐事不成潛遣人告變帝與王罕逆戰于盃亦烈川大敗之其下文又云

宏吉剌部欲來附哈撒兒不知其意往掠之於是宏吉剌歸札木合部與朶魯班亦乞剌思哈答斤火魯剌思塔塔兒散只兀諸部會於犍河共立札木合爲局兒罕盟於禿律别兒河岸誓畢驅士卒來侵抄吾兒知其謀以告帝帝即起兵逆戰破之札木合脫走宏吉剌部來降據祕史則此兩條本是一事當時從札木合者實有十二部立札木合爲罕將以拒王罕與太祖也而乃蠻泰赤烏之敗則在札木合等敗去之後紀所書僨倒複沓皆不足據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迹者其必於此書折其衷與嘉定錢大昕

跋

國語二十一卷補音三卷 元刊本

吳韋氏解補音宋宋庠撰

韋昭國語解序

戰國策三十三卷 影寫宋剡川姚氏本 陸氏勑先手校

漢高誘注

曾鞏序

劉向序

李文叔書後

王覺題後

孫元忠書後 記劉原父語

姚宏序紹興丙寅

戰國策經鮑彪殽亂非復高誘元本而剡川姚宏較正本博采春秋後語諸書吳正傳駁正鮑注最後得此本嘆其絕佳且謂於時蓄之者鮮矣此本乃伯聲較本又經前輩勘對疑誤採正傳補注標舉行間天啟中以二十千購之梁溪安氏不啻獲一珍珠船也無何又得善本於梁溪高氏楷書精好此本遂次而居乙矣一摩挲不免以楮薪自哂要之此兩本寶爲雙璧闕一固不可也崇禎庚午七月曝書於榮木樓牧翁謹識

陸氏手跋曰戰國策世傳鮑彪注者求吳師道駁正本已屬希有況古本哉錢遵王假余此本係姚宏校刻高誘注蓋得之於牧翁宗伯者不特開卷便有東西周之異全本

篇次前後章句頗簡亦與今本迥不相侔眞奇書也因命
友印錄此册原本經前輩勘對疑誤探正傳補注標舉行
間宜并存之一時未遑也牧翁云天啟中得此於梁谿安
氏無從又得善本於梁谿高氏今此本具在已出尋常百
并不錄高氏本又復何那耳戊戌孟春六日錄校并識虞
山陸貽典

又曰庚寅冬牧翁絳雲樓災其所藏書俱燬於武陽之炬
不謂高氏本尚在人間林宗葉君印錄一本假余校此頗
多是正而摹寫誤字猶未深辨并一一校入尚擬借原本
更一訂定也戊戌季冬六日校畢記

又曰己亥春從錢氏借高氏原本校前十九卷孟冬假日

過毛氏目耕樓借用錄高氏本校畢此書始爲全璧云敕先

黃氏手跋曰戰國策高注本向傳二本一出於梁溪安氏一出於梁溪高氏皆宋刻高氏本余已刊行於世矣安氏本影寫者出常熟陸敕先家敕先跋語皆係親筆并高氏義同亦皆識於上余甚珍之以二本不可偏廢并重皆賢手跡也復翁又覘書

戰國策十卷元至正刊本　陸敕先藏書

宋縉雲鮑彪校注元東陽吳師道重校　第五卷末有至正乙巳前藍山書院山長劉鏞重校勘一條蓋至正二十五年刊本也卷首牒文銜名及劉氏曾氏序抄補末頁有

陸勅先題識云乙未三月借顧僧虔本錄全

皇帝聖旨裏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平江路守鎮分司准司官僉事伯顏帖木兒嘉議牒嘗謂著書立言乃儒者之能事闡幽顯善實風憲之良規事有干於斯文誠宜永於來世切覩戰國策乃先秦故書羣經之亞記事之首辭極高古字多外說在漢則劉向校定高誘爲注已病其錯亂相糅宋則曾鞏鮑彪再校重注用意益勤爲說各異讀者病焉故禮部郎中吳君師道惆是書之雕定懼絕學之無聞參考諸書折衷衆說存其是而正其非闕其疑而補其畧使當時之事蹟文義顯然明白如指諸掌其有益於來學也功亦大矣然而簡帙既繁抄錄莫便匪鋟諸梓曷

傳於時頗爲移牒平江路於本路儒學贍學錢糧內命工
刊行以廣其傳爲此牒請照驗施行準此憲司今將校注
戰國策隨此發去合行故牒可照驗委自本路儒學教授
徐霞學正徐昭文學錄郗經不妨學務提調校勘命工刊
鋟合用工價通行除破開牒稽考先具不致違悞依准牒
來須至牒者

牒件今牒平江路總管府照驗故牒

至正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牒

劉向序

鮑彪序

吳師道序 泰定二年

陳祖仁序至正十五年

李文叔書後

王覺題後

孫元忠書後

姚宏序紹興丙寅

吳師道姚宏國策注序至順四年

姚寬序

耿延禧序紹興四年

奉天錄四卷舊抄本

唐趙元一著　紀朱泚作亂事涇源之難鑾輿不移剛貌

如故者李西平渾咸寧二公之力實多是書原始竟委敘

述詳備而於秉節不屈視死如歸如段太尉輩尤三致意焉有唐載籍傳世日稀此書自崇文總目通志直齋書錄解題外藏書家絕少著錄者洵僅見之祕笈也

自序

直齋書錄解題奉天錄四卷唐趙元一撰起建中四年涇源叛命終興元元年克復神都

東觀奏記三卷 先君子手抄本

唐史官右補闕裴庭裕撰

自序

中興禦侮錄二卷 舊抄本

襄陽守城錄一卷 舊抄本

宋門生忠訓郎鄂州都統司同副將特差兼京西北路招

撫使司準備差遣趙萬年編

辛巳泣蘄錄一卷 舊抄本

宋從政郎蘄州司理權通判兼淮西制置司僉廳行司公

事趙與褣編廸功郎蘄州黃梅縣主簿權錄事參軍兼僉

廳陶將叔校勘

曹彥約跋曰李茂欽死守蘄城併毀其家亡志最堅受禍

最慘 罪其志有餘而才不足則亦苛矣武定軍入城反

為郡告示僉廳軍反境而不恤郡急池軍怯而不進雖有

張趙許梁之才不得舞其爲爲之助決不能以千人之力

守九里之郛却數萬騎之敵矣韓昌黎論巡遠事以爲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强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私意妄議從古則然要之久而自定昌谷齊彥約讀流輙錄爲之霣涕

汝南遺事四卷　文瑞閣傳抄本

題王鶚撰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一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二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卷 舊抄本

宋　宋敏求編　闕卷十四至二十四卷八十七至九十八

凡二十三卷

唐大詔令集者先君宣獻公景祐中書第三 所纂也先公以文章名世更內外制之選而朝廷典册多以屬之及入陪宰政仁宗數面命撰述於是有中宮册文三后不遷及條列兵農置睦親宅劘集院等詔機務之隙因裒唐之德音號令非常所出者纂之未次甲乙未爲標識而昊天

不弔梁木遽壞小子不肖大懼失墜祕其書於家權者蓋有年矣僕射王文安公累以爲問謂當壽世不朽乃繕正待稿釐十三類總一百三十卷錄三卷文安見許序而名之未果而公薨治平二年先皇帝簡拔孤陋寘在西掖固欲深雪蒙滯而鐵御衆製方繕寫成編會忤權解職竄翰繼無所事第取唐大詔令目其集而棄藏之云熙寧三年九月晦右諫議大夫宋敏求謹序

西漢詔令十二卷東漢詔令十一卷宋刊本

宋林虙編東漢詔令宋樓昉編

右西漢詔令四百一章舊傳西漢文類所載尙多闕畧吳郡林德祖虙實始采括傳志參之本紀斷章析簡掇之無

遺方冊藏在紙末邉詮録間以示余余因取其具稿以世次先後自高祖至平帝人別為篇又差考歲月纂而成書目叙其末曰古之盛王與道為一故其酬酢之間理言遺事皆足以為萬世法是以事為春秋言為尚書而書之所傳自唐虞夏商周上下千數百載間而存則今之五十八篇而已由秦漢以來置學官弟子誦說研究至有白首没身莫能請其極者大哉王言蓋聖人之防表也自五十八篇而後起褒周至五代之末又千數百載間其為詔令温醇簡盡而猶時有三代之遺法者唯兩漢為然其進退美惡不以溢言没其實其申飭訓戒告至款明白節級而思深至叢脞大壞之餘其施置雖已不合古道當人心然猶

陳義懇到雍容而不迫此其一代之文流風未泯顧猶不可及又況文質兼盛哉昔者文中生以聖人之重自任適始所自七制之主列爲四範以續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然其書世不傳莫得而述故備載如彼德祖以學行名搢紳方將以文詞爲時用方今昭回之章絲綸之美固以轢絶中古陋漢唐而莫稱是書也雖未能比唐虞夏商周之隆庶其或者亦足爲王言之斧藻尚書之鼓吹云大觀三年歲次己丑十月壬申朔信安程俱叙

聖人者羣言之所折衷也唐虞以來凡經聖人所刋劉則後世尊之曰經炳如日星人皆仰之莫得而損益也左氏太史公才雖名世號爲廣記備言多愛貫綜而已此皆自

度去取不可望聖人故不敢以爲己任也西漢接三代末流訓詞深厚文章爾雅猶有渾渾灝灝噩噩之餘風下視晉魏周齊陳隋號令文采卑陋甚矣三代而上超軼絕塵不可方爲學者勉追古人庶乎接武漢世不猶愈乎余讀班固書因羅詔令之文一言必錄亦莫敢去取焉吾友程子致道類次成篋遂爲完書二百年間興衰治亂不待區別白黑較然今聖人在上衆言折衷之時也倘取而賜覽擬其若費泰誓者列諸經以詔萬世則安知其湮晦澳汩不發吾二人以光明乎程子精敏工於爲古文其才堪討論潤色之職者也故於此書欣然比次不日成之越三日

甲戌吳郡林慮書

文之用於世尚矣繇三代而下温厚壯麗號爲近古宜莫如西漢然而訓告命令之文雜出於紀表志傳之間離散漫漶卒然求之而不可得是故學者病之吳郡林德祖始蒐輯會粹離而出之章收句采無所遺逸凡四百一章信安程致道又從而差考比輯類爲完書起高祖迄孝平以世統年以年統月以月統事其先後有倫其始卒有序條貫備具上下洽通於是二百十四年之間漢之所以理亂崇替與其得失之原灼然可考如指諸掌信乎有功於斯文也先人有言學者知讀西漢書其爲辭章必有可觀余以是言險察天下之文士百不失一二焉德祖致道皆有俊才究極羣書游於文辭既已追古作者爲徒矣又以其餘

力釋味漢史紬其詔令成一家言非幷深知而篤好之疇克爾惟漢去三代未遠其號令文章未必皆不合古顧不更聖人靡所折衷耳昔揚子雲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今二君亦取西漢詔令纂次成書以續虞夏商周五十八篇之後是亦子雲之志也若乃經史與義與所以述作之由則二君論之詳矣此不復云大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宜興蔣瑎書

林虙跋曰虙與致道成此書久矣族弟釋慶然曰主上天縱睿聖欽明文思所下詔令典雅謹嚴千載以來莫能及也將備濱綸尤當竭才少望清光學者之於文章必師唐虞三代然如西漢訓辭宜在所采以為潤色之助願請是

書鋟板以廣其傳庶得此者便於考閱虛窺其志而不得
辭遂以授之
光義侍迂齋樓先生講席一日讀五代史先生笑謂光曰
歐公作之命徐無黨註之徐六一門人也嗚呼先生之志
遠矣先生生死文字間茂製滿家少須薈蕞次第流傳惟
東漢詔令成書已久手所勘訂當在他書先亟求鋟梓俾
與西漢詔令駢行以續成一代典章嗚呼先生又豈以此
書爲身後名哉紹定戊子中秋日壻范光識

河汾王仲淹續書以存古欲取兩漢制詔接虞夏商周之
緒君子議其僭雖然世有非質道有窊隆則一代之號令
文章亦與之爲升降若周之委曲繁重固已不如商之明

白晻翜而所謂灝噩云者覩渾渾之風則已邈矣然謂書
之後不復有書是誣天下後世也走幼嗜西漢書每得一
詔輒諷咏不忍釋噫一何其洸浸醲郁雍容雅裕入人之
深也暇日常欲掇其散在志傳者附之本紀次其歲月以
類相從粹爲一編因循未果而吳郡林君德祖之書傳焉
走可以無述也然東都二百年間王言帝制雖乏西京渾
厚之氣若光武與隗囂公孫述竇融等書則有以見心事
之磊落焉敕鄧禹馮異岑彭等書則有以見機神之英略
焉頭鬚爲白之言平定安輯之訓與夫責劉尚以斬將弔
人之義有以見不得已之心焉罵河西感市椽不待識者
而占其中興矣明章二帝雖不逮前烈然永平即位之詔

有曰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元和擇吏之詔有曰安靜之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其小心畏忌忠厚惻怛藹然見於言外而所與東平王酬答者讀之使人流涕也和安以降政出房闥權歸宦豎陋矣而勞來勤恤之意猶時有前人之遺風焉是未可槩以為華不副實而併棄之也或者又曰帝王之言出於其心而發於其口故言即其心兩漢以來率付詞臣之手亦何足錄邪嗚呼此又未深考者爾武帝以淮南王善文辭每為報書輒召司馬相如視草天水多文學掾光武有所辭答特加意焉未必無儒生學士相與彌縫於其間也至觀文帝與尉佗書自謂高皇帝側室之子光武以司徒比堯必非代言者之所敢道矣以此觀

之漢之制詔非若後世一委之詞臣也竊不自揆倣林君
前書之體纂次成之目曰東漢詔令非敢傳之他人亦聊
以備遺忘與我同志者幸訂正而刊削之毋以河汾議我
嘉定十有五年歲次壬午二月甬東樓昉自序
迂齋先生樓公四明儒碩也其文祖韓柳其學尊濂伊其
論議辯博步趨於老泉坡穎間平時游意藝苑採擷會粹
動有程式剔華夕秀部居條流如匠石觀於鄧林凡杗桷
杙楹方圓修短默計而潛蓄之斧斤一入了無遺材其用
力於古史若東漢詔令綱維散軼輯成一書特其及餘耳
然足以彰炎國之盛治備昭代之舉典久未鋟傳同者東
粵帥卿程公以無垢先生語孟解摹本寖漶易而新之且

亟見遺因還書甚以前說錄其副往公雅敬前修思惠後
學必能出緒餘刊鋟本布之同文之世俾觀者知文章爾
雅不獨專美於西都云紹定癸巳中秋日門人通奉大夫
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鄭清之謹識

宋朝大詔令集二百四十卷 抄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　直齋書錄解題曰寶謨閣直學士豫
章李大異伯珍刻於建甯云紹定間宋宣獻公家子孫所
編纂也而不著其名郡齋讀書志曰宋宣獻公家所編纂
嘉定三年李大異刻於建甯則此書出何人手自宋已不
可考矣是書載集北宋詔令始建隆迄宣和分類編次曰
帝統曰太皇太后曰皇太后曰皇太妃曰皇后曰妃嬪曰

皇太子曰皇子曰親王曰皇女曰宗室曰宰相曰將帥曰軍職曰武臣曰典禮曰政事存者凡十七類每類又各分子目高文大冊眉列掌示炳炳烺烺亦可云制誥之淵海矣闕卷七十一至九十三又一百六至一百十五一百六十七至一百七十七共四十四卷又闕目錄卷一至一百十五

郡齋讀書志曰皇朝大詔令二百四十卷宋宣獻公家所編纂也皆中興以前之典故嘉定三年李大異刻於建甯

直齋書錄解題曰本朝大詔令二百四十卷寶謨閣直學士豫章李大異伯珍刻於建甯云紹興間宋宣獻公家子孫所編纂也而不著其名始自國初迄於宣政分門別類

凡目並爲評悉　　毘陵周氏九松迂叟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二卷 元元統刊本 藏書

宋范仲淹撰　　目錄後有元統甲戌褒賢世家歲寒堂刊本印

先文正公奏議十七卷韓魏公爲序在昔板行於世迺不復存其政府奏議二帙卷中不載茲得舊本惜多漫滅將繕寫鋟梓而鄉士錢翼之見焉樂爲之書於是命工刊成置於家塾期世傳之元統二年甲戌九月八世孫文英謹識

孝肅包公奏議集十卷 明正統刊本

宋包拯撰

晨用題辭曰仁宗皇帝臨御天下四十年不自有其聖神明睿之資善容正人延諫議使其謀行忠入有補於國卒大任以股肱者惟孝肅包公止爾或曰先朝任諫官御史多矣不三四年敘至侍從近列然類弗遂大用又多不得善名以去獨孝肅之進終無他吝而天下不得異議者何哉曰包公一舉甲科拜八品京官令大邑當是時同中第者雖下流庸人猶數日月以望貴仕公拂衣去養十年亡宦意其心亡也止知孝於親而爲得也已而還朝天子器其才高行潔處之當路公上裨帝闕下瘳民病中塞國蠹一本於大中至正之道極乎是必乎聽而從己其心亦無他止知忠於君而爲得也他人或才不勝任望不厭人方

且死黨皆公挾撼復怨如驚得搏若虺肆毒顛墜於蕪穢泯滅之地以甘其心此衆所以多不得善名以去公進無他客而天下不得異議也判公之賢養也至畢親喪方復任皆有詩云秀榦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卒踐其言而得大位美矣雖然愚謂非有仁宗皇帝至明上聖有不可感之聰公欲必行其道於時難矣乎孔子有言邦有道危言危行坤之六二亦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此公所以逢辰也公薨後三年田守廬州盡得公生平諫草於其嗣子大祀君因取其大者列三十門凡一百七十一篇為十卷恭題曰孝肅包公奏議集遂納諸家廟庶與其後嗣亡窮也公之事業始卒官閥遷拜有國史與天下公論在此不敢輒

書云

孝肅包公名塞宇宙小夫賤隸類能談之第其平昔嘉謨讜論關國家大體者雖搢紳間或未盡聞廬江帥毗陵胡公彥國倅建安章公籍一日相與言曰此邦素多奇士如包公實間出也惜其後無顯人弗克爲之發揚因搜訪遺藁欲傳之爲不朽計有黃助教蘇林進曰林舊藏公奏議集十卷亡於兵火今推差總司屬官徐公修家有是本請往求之遂不遠數百里手抄以歸前所謂嘉謨讜論悉粲然在目矣帥倅得之喜曰茲可以廣吾志也迺俾祗若是正訛謬鋟板郡學且命錄公傳及祠記逸事附於末其好賢樂善之誠蓋如此不可以不識紹興二十七年九月望

日左修職郎充廬州州學教授括蒼吳祇若書．

右孝肅包公奏議十卷紹興間胡帥治廬以公本廬人臣墓祠堂在焉命置板郡學艱難悉爲煨燼獨嚴時蒸嘗之奉得不廢祀典淳熙元年春郡既舉新學宮別作公像迎致于東序懼其書之弗傳將撒集有時而息乃訪舊本於學正游氏家教授菁川吳公芸又從嵩翻假番陽辛氏所藏補亡書七篇是正訛謬及遺脫計二百八十六字遂爲繕本鋟版以附新學或公之道未墜於地讀者必慕其爲人且以還君子之鄉知名節取重於世尚友先烈庶幾乎遺風之不泯是磻老區區建學刊書之意也夏五月書戚

合肥假守東平趙磻老敬書其後

胡儼重刊序 正統元年

方正跋 同下

張紬後序 成化二十年

元城先生盡言集十三卷 明刊本

宋劉安世撰

司馬温公與王介甫清儉廉介孝友文章爲天下學士大夫所瞻仰然兩人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人以正進其一人以術行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温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温公之門多君子温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

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介甫學行使二聖北狩嗚呼悲哉蕃之在諫垣專攻王氏纂其扶持正道亦云切矣余雖不及索識其人讀其遺藁徒深慨嘆而已紹興丙子八月日左奉議郎充秘閣修撰知温州軍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使張九成序

先公宮傅天性嗜學於書無所不讀問之亦無不知多聞强識自以進士貢則稱博洽元祐戊辰以彭山令丁內艱歸寓縣邑時復制科朗慨然益蒐討舊學期以是科進居三四年待問之業悉備人未甚知亦不求知於人邑距京不百里獨不一往或勸之曰盍從官往往薦所知未剡章者亦既許人左右無乃後乎先公笑而答曰愚不能爾曾

有知者久之至都城果如所聞唯實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劉公雖其人猶未舉也作書以謁一見稱獎乃錄所撰策論繼見則深愛之遂應詔舉焉明年甲戌改元紹聖時半更新公自鎮帥坐向所言事謫嶺外先公以是不與名試綱侍側每聞言知遇特達之意欲登其門恨不能也大觀戊子先公沒既踰歲綱扶其喪泝汴趨洛過永城聞公寓傳舍亟往見之與進甚厚以門人之子留飯語誨亹亹因話及初除諫官時入白太夫人曰言責之任爾職實難依世叶茹則忝先人直道不回將蹈禍患詒慈親憂方今孝治某無兼侍以親辭必得請辭之如何太夫人愀然曰是職也汝父平生修蘊欲爲而不得者今朝廷命汝汝父

之意伸矣第爲之萬一斥吾督僣行愼無以吾攜汝素志
某再拜受教辭不獲命乃不固辭既就職則遇事極言無
留婦及孫以養某當攜它子之貶所太夫人曰吾向許汝
僣行臨事食言吾弗爲也且吾將則憂思益甚不如前邁
死生命也避可得乎家人猶疑強勉慰其子爾從容微同
之恬恬不異平日遇患難幾三年一夕無疾而終卒無悼
怛之色嗚呼世徒知公正色立朝論議風節氷霜凜然蓋
其母大夫人之賢如此雖傳記所載賢母烈婦又何以加
既顯避以報巽非及後被譴即自曰高年適炎荒非便請
諸朝以行速不果再造起立顯開治心行己之要公命之
坐乃告之曰某少學溫公既擢第遂往行有日問往別且

丐一言終身行之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其後從之不可旣某曰行之何先溫公曰當自不妄語始綯服膺欽誦奉以周旋初猶勉强久乃安之凡所云爲無一不出於誠者綯心識之願學焉病未能也建炎丁未今上郎祚睢陽綯時守壽春復召爲給事中適同寮直舍傳公諫草讜言集者就觀之首見者德魁雋世所共賢者擧錯非是公必言之不少假或者甚之綯應之曰治己如公則可苟爲不然必有躡其後而攻之者欲傳之未暇甲寅綯自會稽得請外祠來寓崑山公季子至叔以何事耶職事繼至綯借讜言集則已爲人所先矣獨得公所爲文元城集二十卷日傳日讀躬自是正反復推驗以求公之志趣而則

傚焉今我叔除守海陵復來旁次綱始求是集傳錄親校讀玩再三備見所上章疏議論列動繫國體諫諍審訂咸有根據嚴而恕簡而不苛氣平守固辭直事核皇皇乎仁義之說也大旨務在人主慎微師古總攬綱柄輔臣協恭弼直杜絕阿私凡百有位持身顧禮義蒞官循法度如是而後已則是書乃言官之模楷輔弼之龜鑑卿士大夫之藥石綱觀其書則思其人思其人則誦其言因憶曩昔致誠不妄之語無少不合故輒題其集後并記親聞之說以見一話一言未嘗不根於誠也噫先公出公之門十六年而後綱識其面又二十年而後見其集又十年而後得其全書家藏而時觀之景仰之心蓋四十四年矣非特如

是猶神好事者多傳其書以為師法方將盛行於世為時利澤施諸千載而未艾也綯雖老矣猶庶幾及見之紹興六年丙辰季冬望日資政殿大學士左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河南王綯題

元城先生南遷往還皆道曲江比得其手帖十餘紙於州人鄧氏遂刻石清淑堂上適先生曾孫孝騫自連山來訪出其家藏盡言集十三卷因命工鋟版置之郡齋淳熙五年戊戌閏月初吉假守括蒼梁安世謹書

國朝諸臣奏議一百五十卷 宋淳祐刊本

宋 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成都府路

兵馬都鈐轄祥符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戸臣趙汝愚編

是書除此本外有明會通館活字本譌誤不可枚舉如卷四十六謝泌論宰相樞密接見賓客疏卷六十一傅堯俞再論朱穎士李允恭疏此本俱存上半篇卷一百廿四蘇轍乞募保甲僕等人剌爲禁軍疏存首二行呂陶論保甲二弊疏存下半篇卷一百三十三范仲淹論元昊請和不可許者三大可防者三疏存首三頁活字本俱刪去猶可曰以其殘闕而去之最可異者如卷廿六司馬光論任人賞罰要在至公名體禮數當自抑損疏恩雖至厚而人不敢妬者何也衆人下此本闕兩頁活字本於衆人下竟直接傅堯俞上慈聖皇后乞還政疏誠贊翊援皇帝於藩邸

以經大統卷一百廿四范純仁乞揀閱保甲疏乞並給盤纏赴闕委殿前下此本闕兩頁活字本於殿前下竟直接王巖叟乞免第四等第五等保丁冬教及罷畿內保甲第二疏釋然放之也不思字句之不貫不顧文義之隔絕蕭非宋本倘存奚從訂正其譌板心內間有注大德至大刊補者蓋宋刊元印之本闕卷一卷一百九卷一百四十四至一百五十共九卷抄補

福國忠定趙公以宗臣帥長樂政成多暇輯我朝之羣公先正忠言嘉謀萃爲一編釐分臚別冠君道殿邊防而以總論脈絡之凡天人之感通邪正之區別內外之修攘刑賞之懲勸利害之罷行官民兵財之機括禮樂刑政之綱

目睹所不載圭蜀書成上之乙覽諧葉律呂之相宜李璧光芒之肯綮與皋益伊傅之所陳者闔宇宙同關鍵於以見聖賢之納約自牖抑無不言列聖之大度無我從諫如流者也猗歟休哉忠定尚友古人胸中有全奏議美在其中發於其外砥天棟國雲八荒霖四海其相業之赫實本諸此聞孫必愿縣常伯接踵是邦祗承先志思永其傳廟泮宮以續諸梓久而未就繡衣使者史季溫念其先世同纂輯之勤克相其事郡文學朱貔孫遂鳩攻木之工而董之使前賢夏愛之盡心炳炳如丹掬赤學爲忠定者世希瀞來北鋟板始畢得遂披閱竊有志焉淳祐庚戌九月既望諸干孫希瀞拜手敬書

古之人臣所以告其君者不可得而詳矣考之於書皋陶之矢厥謨伊尹之作伊訓傅說之作說命周公之作無逸大抵皆從之諫疏也至於君奭之篇所以告召公者既歷舉商之諸臣而又曰有若虢叔閎夭有若散宜生太顛有若南宮括併及乎周之賢臣而申言之蓋古聖賢之相告相勉者無非以前聞人爲法雖王臣之諫譔不可見以周公之言推之則遺風餘烈尚可想也漢與將相名臣議論務在覽原竟其當時蘭臺石室之所藏金匱玉板之所載一時名臣奏陳采必不萃此書降武宣以後傅士議郎備中朝顧問應對者未聞舉一言以告其主宣乎武宣之治不能守商文之舊若線相係漢興以來賢臣賈誼鼂錯董

仲舒所言奏請施行雖曰得國家之大體然考其時監遇
蓋韓楊之誅開俞張許史之漸宣帝雖以中興之君而為
其禍之主烏在其爲條陳故事也惟我國朝淳化懿綱遠
接三代小臣不佞竊窺累朝國論則淳厚見於立國之初
中正作於慶歷之際矯激起於熙甯之後方其淳厚也如
大羹元酒淡乎其味朱弦疏越純如其音及其中正也則
朝陽鳴鳳而見者歡舞法筵龍象而聞者作興至其矯激
也則大冬嚴霜而松柏不彫驚湍駭浪而巨石不轉門諸
臣之言以考一代之治雖醫者用藥各有不同而參苓烏
喙皆足以收藥石之效故當時公道大行讜言無隱忠言
極諫皆萃於朝流芳簡册足以垂萬世之宏規遠矣竊聖

以後議論一反一覆由天下以一人之口拚天下以一人
之目而祖宗良法美意無復一存夫以先朝名公鉅卿章
疏聯篇累牘未易詹竊然要其大綱則畏天命也法祖宗
也恤人言也而或者乃以三不足之說反不遂使小人剏
為其說以禍天下始作俑者未嘗不痛恨於荊舒也明鑒
之垂前車之戒凡有志於國家者其可捨是而他求哉先
正丞相忠定福王趙公嚴嘗編類國朝名臣奏議開端於
閩郡奏書於鈞城亦已上徹乙覽淳熙至今踰六十年矣
蜀舊鋟木已燬於兵公之孫尚書開學必愿繩武出填嘗
命工刊刻而未就適季温以臬事攝郡捐金命郡文學掾
朱君經孫繼成之念昔先大父鄉貢嘗受忠定之知嘗同

蜀之名流預討論之列今旣遂術書之志亦可發揚先祖舊事因效家藏此書欲以告君推以治國以復我宋純懿之治猶有望焉詩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尚二家臣子參參繼世之忠云淳祐庚戌立秋日朝請大夫權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提舉弓手寨兵借紫眉山史季溫百拜謹跋

趙汝愚乞進皇朝名臣奏議劄子曰臣嘗讀漢魏相傳見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臣竊惟自古以來凡有國家者莫不自有一代規模制度其事切於時而易行不必遠尋異世之法故相爲丞相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故事及賢臣賈誼晁

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此拔明於治體之要者也臣學術淺陋不足仰睎古人萬一然嘗備數三館獲觀秘府四庫所藏及累朝史氏所載忠臣良士便宜章奏論議明切無愧漢儒臣私竊哀收拾編錄歷時寖久篋中所藏殆千餘卷而臣識性遲鈍不能強記每究尋一事首尾則患雜出於諸家文字紛亂披於撿閱自昨蒙恩假守閩郡輒因政事之暇與數僚友附事為目以類分次而去其複重與不合者猶餘數百卷釐為百餘門始自建隆迄于靖康推歲月粗見本末上可以知時政之得失言路之通塞下可以備有司之故實史氏之闕遺然雖廣記備言務存盛代之典若匪發煩舉要恐勞乙夜之觀臣欲更於

其間擇其至精至要尤切於治道者每繕寫成十卷間作一次投進伏冀時於間燕深賜考詳庶因藥石之規能致消塵之益然則臣身雖在滄海猶如日侍冕旒之側也幸甚幸甚如蒙聖慈允臣所奏伏乞送尚書省劄付臣照會施行取進止淳熙十三年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又序曰臣竊維國家治亂之原係乎言路通塞而已蓋言路既通則人之邪正事之利害皆得以其實上聞人君以之用捨廢置罔有不當故其國無不治言路不通則人之邪正事之利害皆壅於上聞雖或聞之亦莫得其實人君以之用捨廢置不得其當故其國無不亂臣嘗以是歷觀前古上自周秦下及五季相望數千載間或治或亂俱同

一轍然則天地之至理古今之常道無易於是矣恭惟我
宋藝祖開基累聖嗣業深仁厚澤相傳一道若夫崇建三
館增置諫員許給舍以封還責侍從以獻納復唐轉對之
制設漢方正之科凡以開廣聰明容受讜直涵天覆日
新月盛得人之盛高掩前古逮至王安石爲相務行新法
違衆自用而患人之莫己從也於是指老成爲流俗謂公
論爲浮言屏棄忠良一時殆盡自是而後諂諛之風盛而
朋黨之禍起矣臣伏覩建隆以來諸臣章奏考尋歲月蓋
最盛於慶曆元祐之際而莫盛於熙寧紹聖之時方其盛
也朝廷庶事微有過差則上自公卿大夫下及郡縣小吏
皆得盡言極諫無所諱忌其論議不已則至於舉國之士

咸出死力而爭之當是時也豈無不利於言者謂其強聒
取名杭黨干利朋以搖動上心然而聖君賢相卒善遇而
優容之故其治効卓然士以增氣及其弊也朝廷有大黜
陟大政令並無一人敢議論者縱或有之其言委曲畏避
終無以感悟人主之意而獻諛者遂以爲內外安靜若無
一事可言者矣殊不知禍亂之機發於所伏今何忍言哉
臣伏惟陛下天資睿明聖學淵懿夐非羣臣所能測望而
若稽古訓虛受直言二紀於茲積勤不倦著命館閣儒臣
編類國朝文臣奏疏百五十六篇猶病其太略茲下　臣
既愚且陋復許之譔獻其書萬機餘閒幸賜紬繹推覽慶
懋元祐諸臣其詞直其計從而見効如此熙甯紹聖諸臣

其言切其人放逐而致禍如彼然則國家之治亂言路之通塞蓋可以鑒矣臣不任惓惓之誠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成都府路兵馬都鈐轄祥符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臣趙汝愚謹上

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 明永樂刊本

明黃淮楊士奇編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二終

史部

傳記類

孔氏祖庭廣記十二卷 抄本　從錢塘何氏藏蒙古刊本傳錄

金孔元措撰　元措字夢得先聖五十一世孫也先是元豐八年先聖四十六世孫宗翰撰家譜宣和六年先聖四十七世孫傳撰祖庭雜記夢得合爲一書又博考前史謬參傳記分門臚叙凡族世名號典禮沿革之始末及歷代崇奉先聖故事並詳著於篇其兩漢至金林廟碑刻備錄全文以垂永久又圖聖像廟宇山林手植檜等列於卷首名之曰祖庭廣記蓋仙源之文獻至是始大備矣後有大

蒙古國領中書省耶律楚材奏准皇帝聖旨於南京特取襲封孔元措令赴闕里奉祀來時不能挈負祖庭廣記印板今讓增補校正重開以廣其傳云云後題壬寅年五月望日爲壬寅爲蒙古太宗皇后尼瑪察氏稱制元年彼時蒙古未有年號止以干支紀歲在宋則淳祐二年也是書文淵閣書目著錄何若夢華從曲阜購得金吾從之傳錄者

舊書家譜并雜記分三卷門類一十八計五百四十三字

新書并世次添九卷於舊書內裹出門類五册增門類三計二百九十七事分一十二卷類二十六門計八百四十事

先聖傳世之書其來久矣由略積詳愈遠而益著蓋聖德宏博殆有不可揜者爰自四十六代族祖知洪州軍州事村圖纂集所傳板行四方於是乎有家譜仍冀講求以俟他日遂四十七代從高祖邠州軍州事朝散克承前志推原譜牒參考載籍摭拾遺事復成一書值宋建炎之際不暇鏤行至四十九代從祖主祥符縣簿承事撫其亡逸證以舊聞重加編次遂就完本布之天下於是乎有祖庭記二書並行凡縉紳之流靡不家置獲覽聖迹與夫歷代褒崇之典奕葉繼紹之人如登崑崙而披日月咸快瞻仰比因兵災闕里家廟半為灰燼中朝士大夫家藏文籍多至散没豈二書獨能存歟元措托體先人襲封世嗣惟斯文

之將泯恐祧牒之久湮去聖愈遠來者雖致迺與太常詳公討尋傳記及諸典禮於二書之外得三百二事皆往古尊師之懿範皇朝重道之宏規前此所未見聞者於是增益二書合為一編及圖聖像廟宇山林手植檜等列於篇首題曰孔氏祖庭廣記其兩漢以來林廟碑刻舊書止載名數今併及其文而錄之蓋慮久而磨滅不可復得且先聖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迄今凡一千七百七十八歲其間紂世變亂不知其幾而聖澤流衍無有窮已固不待紙傳而可久也然所以規規為此者特述事之心不得不然是書之出也不惟示訓子孫修身慎行不墜先業流芳萬古是亦學者之光也正大四年歲次丁亥十月望日

資政大夫襲封衍聖公知集賢院兼行太常丞五十一代

孫元措謹記

古之君子皆論譔其先祖之德明著之後世蓋先世有美而不知者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明足以見仁足以顯然後為君子故素王之孫穆公師子思首論祖述憲章之道頼相予順稱相爾之政化漢博士子國復推明所修六經非世之教當世莫不賢之自褒莫兩楹之後迄今千七百載傳家奉祀者數盈五十繼繼公侯象賢秖德如聯珠發璧輝映今古於乎休哉聖人之澤流光如此後之人能奉承不墜又如此宜有信書廣記備言顯揚世美以示于將來傳之永久于是襲封資政公因家譜庭記之舊貫諸

前史參以傳記併錄林廟累代碑刻兼述皇統大定明昌以來崇奉先聖故事博採詳考正其誤補其闕增益纂集共成一書凡一十二卷名曰孔氏祖庭廣記應祖庭事跡林廟族世古今名號典禮沿革之始末並列於篇粲然完備於國則累朝尊師重道之美靡所不載于家則高曾祖考保世承祧之美靡所不揚故先聖配天之德愈久而愈彰隱若資政公者可謂仁明君子能世其家者也資政公嘗以書示予予欽祗觀之既敬仰其世德又嘉公之用心得繼志述事之義乃將鋟彫板為之題辭焉正大四年歲次丁亥十月丁未朔資政大夫前御書左丞致仕張行信

孔宗翰家譜譜引曰家譜之法世次承襲一人而已疎遠

之弊識者痛之蓋先聖之歿于今一千五百餘年宗族世有賢佼苟非見於史册則後世泯然不聞是可痛也如太常諱臧臨淮太守諱安國丞相諱光北海諱融蘭臺令史諱僖議郎諱昱幾十數人非見於漢史皆不復知矣魏晉而下迨于隋唐見紀者止百餘人按議郎本傳云自霸至昱七世之內至卿郡守者五十三人列侯七人今考於傳記乃知所遺之多也宗翰假守豫章恩除胥郡將歸之日遠以舊譜命鏤版用廣流傳或須川求以俟他日實宋元豐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四十六世孫朝議大夫知洪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柱國賜金魚袋宗翰謹題

孔傳祖庭雜記舊引曰先聖沒迨今一千五百餘年傳世五十或問其族則内求而不得或審其家則舌舉而不下爲之後者得無愧乎竊嘗推原譜牒參考載籍則知鄭有孔張出於子孔衛有孔達出於姬姓蓋本非子氏之後而徙居於魯者皆非吾族若乃歷代褒崇之典累朝班賚之恩寵數便蕃固可枚陳而列數以至驗訓壁之遺書訪闕里之陳迹荒墟廢址淪沒於春蕪秋草之中魯尚多有之故老世世傳之將使聞見之所未嘗加接於耳目之近子是裒其遺事綴所舊聞題曰孔氏祖庭雜記好古君子得以祖覽焉時宋宣和六年歲次甲辰三月戊午曲阜燕居申申堂記

右聖蹟

晏子春秋八卷 元刊本 吳方山藏書

周晏嬰撰　凡內篇六卷外篇二卷合八卷卷首有吳岫印記

劉向序

吳氏手跋曰觀英玉先生南都清介丈夫也以憲副罷官而兄時爲大司寇家无長物出官日所得書貨以給日躬豐冊門左顧無怍色予重其所爲隨所質得二書嗚呼誦往哲之懿言法時賢之景行小子何幸於此兼得二書晏子春秋其一大唐六典其一蘇郡後學吳岫肇

魏鄭公諫錄五卷 明王儀刊本

【附】王方慶撰

曾大有重刊序　正德二年

是書字畫之疑偏旁之誤呼吸之譌莫不釐正至若闕文非史有所證則姑存其舊不敢增損云春秋夏五郭公之意也茲陵馬欽頓謹書

李駙名跋曰魏鄭公諫錄五卷唐藝文志以爲魏徵諫事司馬文正通鑑書目以爲魏元成故事蓋一書也鄭公事太宗以諫爭爲己任前後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世徒聞其語而見於史氏斑斑焉至於問對之辭往往略去間有登載或文之太過其君臣之間相與以誠不事形跡往復雜詰而詞語無所緣飾則於是書乎見之是爲有補世

教不可以不傳　陳叔進舍人得本以屬予客馬叔度校正凡譌誤一百四十五字刊於齋淳熙己亥十月上澣吳興闕下

杜啟重刊後序　正德二年

李相國論事集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唐蔣偕撰　原七卷今佚一卷從歷代名臣奏議補錄四條附後又卷六上言德宗朝事條鄭等當悉之下脫七十餘字論邊事條選擇公忠清下脫二十字俱從名臣奏議校補

蔣偕序　大中五年

襄陽耆舊傳一卷　明五雲溪館活字本

不著撰人名氏　所敘人物上起周秦下迄五代盡宋人因胥盤菴原本重編者板心有五雲溪活字兩行系右漕司舊有此版歲久漫不可讀於是鋟木者稱齊庶幾流風遺跡來者易考焉紹熙改元初伏日襄陽守延陵吳琚識

豐清敏公遺事一卷　舊抄本　菉竹堂藏書

宋章貢李朴編次　卷首有葉氏菉竹堂藏書印記板心有怡顏堂鈔書五字

右清敏公遺事一編公之季孫誼自番禺道贑石扣門通家世出以謁朴曰惟清敏公遭際盛時受知神廟遠事泰陵元符末命首蒙召擢執法中司出入侍從歷三十年直

道危言諸老先生知稱頌之惟是平生章奏隨手焚棄既附鉤黨有旨搜取隻字不留雖了翁誌公之墓猶止序次爵里狀不敢一言及於行已痛念先君伯父不幸皆早世二兄相繼淪亡澌時方童稚無所聞見不能道先世以詔後嗣傳公之遺事久而湮沒異時史官無所考載罪在澌澌賴外兄頴昌郭雍以儒學修謹侍濟敏公左右最久能摭其本末歷歷如數一二問於搢紳故家求得遺文猶有存者亦庶幾焉輒加編次以垂永久樸於先生尚預門下士仰惟公清德直節被遇三朝始終一節衷表在人耳目中興天子追褒賜謚足以發潛德之幽光矣豈待斯文而後顯也澌曰我祖恬淡靜退不求聲名今之所錄非以夸

世姑著爲家法云爾乃不敢辭門人章貢李楳識

仲尼亟稱于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取以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爲於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盛以能有爲於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令之美論議之雄節槩之高一時之間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於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則什百之中未見

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故禮部尚書籍雲清敏公者其眞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修諸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爲低回遷就而詭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立言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切所以不諧於時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鋒而從竄及其出而賦政於外退處於鄉以至流放轉徙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沒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幽獨隱微之間者又皆淸明純潔而無一豪之歉是非

所謂原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孔子之歎孟氏之言於是而益見其不我欺矣熹愚不肖生長窮鄉聞公之名而嚮往之久矣獨恨未能詳得其行事之本末前年公之曾孫中散大夫諒持節南來亟往請焉大夫公乃出是書而遂以其序見屬熹不得辭也因次是說以附於章貢李公跋語之後雖於公之懿德則行剛毅大節無能有所發明然使讀公之書而仰高山行景行者知循其本而用力焉則亦世道人材之一助而非獨爲豐氏之私也大夫公清苦廉直勤事愛民屢爲刺史二千石入居郎省皆有顯聞然多不得久於其官蓋有公之風烈云紹興二年夏四月戊寅朔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事朱某序

种太尉傳一卷舊抄本　汲古閣藏書

宋河汾散人趙起得君撰　卷首有毛子晉毛斧季印記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一卷舊抄本

宋廣漢張栻撰

廣漢郡張栻曰三代衰五伯起而功利之說盈天下謀國者不復知正義明道之爲貴三老董公獨得宏綱以告漢高帝惜高帝猶未能盡其用也武侯當漢祚之季乃能執其機而用之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嗚呼此夏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本心也若侯者可謂有正大之體矣自幼讀書獨觀大畧晨夜從容抱膝長嘯其胸中所見豈淺識所能窺哉高臥隆中不求聞達蓋將終身焉

昭烈漢室之胄也而三顧之於草廬　義旣正好賢之意又篤安得不以身許之昭烈與　一以道義而忘勢受遺之際君臣肝膽相照　迹何其盛也侯恢復規摹先務爲根本之計　建興初務農訓兵內治國事國事旣定北向致討軍旅將發拳拳之心實在後主拜表納忠反復曲折專以宮中府中之事爲言且陳親賢臣遠小人之義薦郭攸之等使在左右一篇之中三四致意焉而其終章尤爲切至侯之慮抑深且遠矣即侯行事而觀之絕姑息之私意本常理之大公如明鏡洞然四達其閒過惟恐不及見善若出諸己用人各盡其器能至或有罪雖入幕上賓如馬謖流涕斬之而弗釋也故李平廖立旣被廢放沒齒懷德蓋侯於斯世所欲不存焉娶婦

雲韓堂紀聞錄二卷 舊抄本

宋 蔡山王贇述

孔子之詩嘆鮮矣夫一嘆顏子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再歎曾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孔子間微宣其至情假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惟忘世故能濟世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在顏子固從容矣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在孔子何樸末哉好事功者事功起而本身沉好名義者名義彰而真心隱聖賢超然遺之數內在世數外在天世有

推移天無變遷則死生觀聖賢然耶又況逆順成虧乎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既知矣何加焉晝夜之道幽明之故死生之說一也朝聞道夕死可矣非耶予欲無言北之故也嗷簞瓢之所欣玩沂雩之所適默以曲肱會之則紹陶之錄姑存可也王質序

种太尉傳一卷舊抄本　汲古閣藏書

宋河汾散人趙起得君撰　卷首有毛子晉毛斧季印記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一卷舊抄本

宋廣漢張栻撰

廣漢張栻曰三代衰五伯起而功利之說盈天下謀國者不復知正義明道之爲貴三老董公獨得宏綱以告漢

高帝惜高帝猶未能盡其用也獨侯當漢祚之季乃能執
其機而用之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
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嗚呼此夏少康四十
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本心也若侯者可謂有正大
之體矣自幼讀書獨觀大畧晨夜從容抱膝長嘯其胸中
所見豈淺識所能窺哉高卧隆中不求聞達蓋將終身焉
昭烈漢室之胄也而三顧之於草廬　義既正好賢之意
又篤安得不以身許之昭烈與　一以道義而忘
勢受遺際君臣肝膽相照　迹何其盛
也侯恢復規摹先務爲根本之計　建興初務農訓兵內
治國事國事既定北向致討軍旅將發拳拳之心實在從

主拜表納忠反復曲折專以宮中府中之事爲言且陳親
賢臣遠小人之義薦郭攸之等使在左右一篇之中三四
致意焉而其終章尤爲切至侯之慮抑深且遠矣即侯行
事而觀之絕姑息之私意本常理之大公如明鏡洞然四
達其間過惟恐不及見善若出諸己用人各盡其器能至
或有罪雖入幕上賓如馬謖流涕斬之而弗釋也故李平
廖立既被廢放沒齒懷德義侯於斯世所欲不存焉娶婦
汚而惟賢是取人之譏笑不復顧也身都將相三十年間
家之所有僅足子弟衣食之奉及其既沒內無餘帛外無
贏財視天下無一足以動乎中者其正大之體豈不宜哉
侯之事後主小心恭恪一國之柄舉出其手而人不知其

爲權彼懷姦稔逆竊竊窺人宗祀者雨雪見晛而謂侯敵哉侯之規摹至使耕者雜於渭濱而軍無私焉與圖之復已恢恢然在目中矣不幸襄樊匪大數然歟或謂侯勸昭烈取荆州爲不義不知劉琮既已迎降於操則荆州固魏之荆州矣于以取之豈不正乎惜昭烈之失此機也又或謂魏延之策惜侯不用不知夫天將昌漢以侯之畧措掎禽亂賊直餘事耳行險僥倖非侯志也嗚呼秦漢以來士狃於戰國之餘習張子房爲拔出者而猶未免乎雜以伯術若侯真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者耶然使侯得游於洙泗之門講學以終之則其所至又非　所知也予毋恨陳壽私且陋凡侯經畧次第與夫蜀　國用人馭軍

行師之要悉闇而不章幸雜見松之所注因裒而集之不敢飾辭以忘其其妄載非實者則削之庶幾讀者可以得侯之心近世鉅公作史書編年乃以魏年號接漢獻之統故其所書名不正而言不順予謂獻帝雖廢而昭烈以正義立於蜀武侯輔之漢統未墜地也要盡後主末年始係魏年號爲正始侯在隆中傳稱以管樂自許予謂侯蓋師慕王者之佐其步趨則然豈與管樂同在功利之域者哉意其傳者之誤故不復云

又曰予既作侯傳以示新安朱元晦元晦以予不當不載以管樂自許事謂侯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之書及勸昭烈取荆益以成伯業可見其所學未免乎駁雜其說亦

美矣而予意有未盡者侯之所不足者學也予固謂使侯
得游於洙泗之門講學以終之則所至又非予所知不無
深意矣然侯胸中所存誠非三代以下人物可睥睨豈管
樂之流哉時有萬變而事有大綱大綱正則其變可得而
理方曹氏篡竊之際孰爲天下之大綱乎其惟誅賊以復
漢室而已侯旣以身從帝室之英胄不顧強弱之勢尤執
此綱終始不渝管樂其能識之乎使侯當齊桓之時必能
率天下明尊王之義協相王室期復西周其肯務自富其
國而忘天下之大訓乎使侯當燕昭之時必能正名定國
撫其民人爲天吏而討有罪以一天下之心其肯趨一時
之近效志在土地珍寶而自以爲功莫大乎是其心度與

侯絕相遐邈故不欲書以惑觀聽拔本塞源之意也予讀出師表見侯所以告後主一本於正其所以望其君者殊非刻核陰謀之說　申韓等書之事亦疑之疑則可闕也侯在草　遂定取荆益之計蓋侯之心欲昭烈以興復漢室為己任以興復漢室為己任則天下諸侯內懷　圖者吾固得以正名而討之矣時昭烈未有用武之地也愚觀謀國劉氏不能守益是誠天所資也若昭烈以荆益無志討賊坐務自大正其罪而代之則夫誰敢不服然昭烈之為人徇於小不忍而妨大計故劉琮降操荆益可取而不取是侯之策昭烈猶有未能盡從者也及狼狽而遁雖藉吳之力敗操赤壁然狼狽於吳乃始入

蜀以譎詐取之予知侯於此時蓋亦有黽勉不得已焉者非草廬所以告昭烈之本意也嗟乎五伯以來功利之說盈天下大義榛塞幸而有若侯者堅守其正不以一時利鈍易不共戴天之心庶其可以言王道者故予推明其本心證以平生大節而俾史之說有近於霸術者區區妄意扶正息邪而不自知其過也然侯之於學爲未足者奈何知有未至也知有未至則心爲未盡未能盡其心則於天下之事物有所不能徧該而以一貫之也故昭烈譎取劉璋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之道終爲有媿侯當此時處之亦有未盡焉若夫開國建后大事也而奉册所立者乃亡國之宗婦以日易月後世之大夫也而照烈之喪冢宰所

贊者乃因謬之禮茲可見其學之未至歟然則當斷之曰君侯者體正大而學未至者也故備列於此以與朋友共講焉

直齋書錄解題曰諸葛武侯傳一卷侍講張栻撰以為蜀作史私且陋裒集他傳及裴松之所注為此傳而例以管樂自許一則朱晦翁以為不然又為後論以達其意謂其體正大而學未至使得游洙泗之門所就不止此

鄂公金佗粹編二十八卷續編三十卷元刊本

宋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宋高宗承祖宗之緒雖間關播越退保江南然與漢光武不階尺土者異矣而靖康之敵又非新室赤眉之比南渡

將相肺腑爪牙之臣亦非若曩時馮異杖鉞而蝟起者加以重熙累洽之仁漸摩浸漬淪膚浹髓垂二百年一旦兩宮蒙塵宗社爲墟中原父老日夜歔欷思宋不減三輔然光武弟兄徒步南陽左袒一呼盡復高皇帝舊物其故何哉蓋光武知人明見馮異高宗舉國聽於權臣故回溪之敗馮異之罪小朱仙鎮之捷岳飛之功大光武不以一挫之失忘遠圖故異卒以再造之功興漢室高宗不能因戰勝之鋒用岳飛而徇主和之議任秦檜故以恢復自任者適足以媒忌嫉之口以忠貞許國者卒無以逃鍛鍊之禍夫所貴乎中興之主者不以其能雪父兄之恥光祖考之烈乎令舉垂成之業而棄之使馮異君臣專美於千載岳

飛父子銜冤於地下此孝子忠臣所以讀金佗粹編者未嘗不爲高宗惜也飛父子歿餘二十年孝宗受禪其孫珂實始以籲天辨誣錄詣闕訴上由是詔賜墳廟復爵位頒封謚祿遺孤時高宗爲太上皇猶及見之吾意其北望舊京必恨不誅秦檜以謝天下嗚呼已無及矣編總若干卷令江浙行中書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樞密院事吳陵張公命斷事官經歷吳郡朱元佑重刻月日西湖書院岳氏故第也宜序而藏諸至正二十三年三月甲子左右司郎中臨海陳基序

古者傳書有公私之異五十九篇正世之書也則更寫竹簡恐上送官藏名山而副京師蓋非金鐀石室之故文不

得以並錄一家之記載若可以備史闕矣握筆廢紙僅得不泯而著書遺札雖闕國大議如封禪者亦必俟詔求而後徵問書之不可苟傳如此開陽刻絳實存六藝親藩諸史弗畀權謀著之舊章雖見可考越自銘碣起漢著錄盛唐而後世之潛德幽光或者託植楹之遺以詒久集錄固多見矣文詞之富著作之工亦惟與栝棬之澤俱傳子家豈非疏戚殖殊觀覽隨變孝子慈孫之用心固不得以責塗人之如己而徇時棄置視物重輕於蠻車覆瓿亦出於理之或至者歟嗟呼事病於違時語信於同欲斷壺而致千金之用人固未必逆信酸鹹土炭顧嗜者或均取焉盍亦觀諸理而已世固有閱百年之血食而推其餘烈考前

人之逸事以上之史官況當規恢大有爲之秋恢復之圖
穀城之器豈無一二可俎豆於斯世攟其所當行稽其所
可驗而勿視之芻狗之已陳則雖公天下之傳可也珂試
守攜李之明年始刻家世額天之書於郡齋仿漢制佩章
之義梓五編爲一名之曰金佗惟先王勳在王家名在國
史遺跡之存者文昌章公固嘗傳而上之朝既碑之襄陽
又梓之江夏當世名公鉅卿拊舊興懷盛心激烈倘欲作
九京而起之也其忍以遺孤之不肖遂即人而廢其言乎
故刻傳不疑而豫比於罔羅放失之助厲世開功名者或
將有考焉耳不然寫琬炎積縑緗獨珂之私書也而何敢
辱郡故府之藏嘉定著雍攝提格歲橘涂初吉珂謹序

天定錄既成書刊鋟而傳慨然若于感焉復從而系之曰

嗚呼天下之理託於物而後傳者要其終必不可恃雖勢也而理則存湯盤衛鼎淮碑岐鼓銘之所託以傳也吾意古人之所以鏤著其勳烈明昭宣其令德一時觀之者若可以不朽矣而千載之下或仆或缺或湮或沒博雅之士歆豔其聲烈欲一把而不可得雖培塿剔蘚杳不得傳而若盤若鼎若碑若鼓顧乃託其所託以自見於世悲夫物之不可恃蓋如此且天下之堅且久者莫若金石曾幾何時而蕩爲浮埃收爲太虛凡吾之所恃以傳者悉從而反之而珂乃欲以區區無賴之文以昭明先王遺忠於萬世之下誠殺未可期僭曰猶在安知其不胥爲失所恃也護學

陋鄙童蒙觀覽文字不足以傳於遠姓名不足以昭於時則藏之名山散之通都大邑傳之其人珂固不得與斯舉也則豈特反所恃而已哉嗚呼以先王之忠之節而聖朝推是非常之典使得一世立言君子紀而傳之雖千萬世爲可也而獨以珂之愚不肖惕然反顧凜無所恃以傳念至如此則珂不孝之罪誠上通於天矣於珂猶竊有所恃者以爲先臣報國之心昭如皦日正理之在人心鑿然有不可泯珂以七十年讒誣未白之先凡公議之所弓下缺六字論或庶幾焉嗚呼此或可恃也四方萬里之廣名人鉅公之衆苟能哀其心而進之則此書亦或可傳也是故珂之所恃者在彼而所託者在此誠使人心有公議天下有正

理則忠邪是非之辨固已在於追襃未遠之先而特昭明於殊恩旣霈之後方其未辨是理未嘗不存及其旣明是理亦未始增益則是書不傳可也不作亦可也嗚呼羣陰煽邪異論方興先王隄狂瀾於不可支之際卒從以靡方是時也身且不計而況於名乎一時之名且不計而況於後日之名乎身與名俱所不計而況於是書之傳否乎嗚呼先王誠得所恃矣珂何有焉若夫金石之必不可恃而反恃其所託以存則不可以識孫之無聞而遂泯然也方

公道宏開真儒才卿執椽筆而發幽光者項背相望豈碑隨道奎璧下臨有襃崇之故事在珂雖無似尚當冒請於朝則所以恃者其又庶幾乎嗣歲孟陬之月癸丑朔珂泣血稽首

後序

岳鄂忠武王之孫有名珂者纂集王之豐功茂績者爲金佗粹編凡若干卷其版舊刊之嘉禾歲久版脫壞無存其文藏諸民間者又遺闕而無全書宥府經歷朱君佑之乃爲之徧求四方得其殘編斷簡參互攷訂合其次第始克成書復得續集五卷於平江蕭江西本也通爲□□□比前尤詳於是將刻梓於平章相國大新祠宇之後郡中陳君初菴爲之序予惟是編視宋史加詳而王之豐功茂績雖昭如日星得此編宜無遺憾矣竊嘗因是而論之宋高宗之有忠武王猶周宣之有方召漢光之有鄧禹也余何高宗非宣光之匹懦柔而不能斷卒俾死於奸檜竊弄神

器之手可勝惜哉嗚呼高宗豈真不知也耶向使王之事
蹟不斷送忠心不明白則閤門之命亦豈無讒使之人之
可入哉當是時金人兀朮正彊而諸將若張韓楊王輩莫
敢與敵獨挫於王之手若孔子耳有此以復中原卓有賴
者特以車駕南行倦於北顧雖王屢有事機之可復朝廷
未嘗不嘉之而亦未嘗不沮之此其所以爲可惜也所大
可惜者朱仙鎮之役一鼓渡河則金人束手就擒兩河望
風符下天下之定固在此舉方以此振兵而班師之命已
至豈奸檜者果有措天下之謀哉特以循常習瑣而不能
有所爲耳吁中原之地自此不可復父兄之讐自此不可
報太行忠義之社兩河歸戴之民遮道而哭從師而南朝

廷其果恐鬬之哉曾不此之料而且彼之圖宜乎符洛下書生之言而終爲秦檜之所誣也吁宋德至此亦凉矣然檜者雖能逞志於一時不能免誅於千載此王之事業所以愈遠而愈光宜乎刻之金石傳之竹帛者代有仁人君子之所相崇尙也觀是編者必有感於斯朱君佑之名元佑吳門之世家云會稽藏泳序

續編序曰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夫辨五等選發肆於經綸草昧之初列爵於崇德報功之後　先哲王之所以公天下而非以爲一家之私也匪堅之邁種遂於蓼六周名之夾輔載于燕魯大勳開闢履盛德祀百世是國也非所謂世其家者歟國有春秋家有譜諜紀事雖殊

爲用不廢夫其著鼎彝登旂常胙土疇功此國之所繫開
也耶明其湮蝕罔雜其放軼廣記備錄思以盡爲子若孫
之心又豈非傳家克承者之責耶先王佩佗殺于鄂珂不
肯幸因今天子需泰時之澤獲以支邑紹分舊封亦既頒
蕭瑀於朝執而歎曰三趙命名此實晏氏之命以不忘乎
先也家故有金佗編因先爵以叙遺烈嘉定戊寅嘗刻之
檇李矣而辛巳之變忠乙酉之錫謚異渥殊榮燦耀狎至
則未之續也行有遞也而弗諉乎綴綸見聞有取也而莫
亟乎百氏宸奎之藏抑閣之已進嘗彙之於前矣而搜訪
之斷蘘顧劇之於後天定之錄非劉之贑典槩表乎其未
矣而思陵之盛心反略乎厥初顧其可已哉夫析圭儋爵

上之恩也馳德流慶先王之澤也知修命作之寵而不知乎櫛沐以致之之功知家之之承而不知國之所以開之之自斯責也珂將奚辭削觚槧之末使以文共肯堂析薪之未能何異乎持洴澼絖以白獻猶竊恐曰易之所以開國承家者或在於是斯又類乎聞鐘揣籥以求乎日者也凡書四種合三十卷命之曰續盡以合儁李舊刻同爲一編云嗚呼是續也焉知其不復續子孫之心開斯傳之其又何時而可已耶紹定改元歲重九日珂謹序

鄜王劉公家傳三卷 舊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

光世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爲國任事方之韓岳不逮遠甚是書疑出當時僚屬之手故侈陳

戰功往往過實然光世事迹叙述頗詳所載御筆制詰備錄全文可與宋史相參考此本趙清常從文淵閣宋本傳錄卷一闕

閣本宋刻鄜王劉公家傳二卷乃劉光世之家傳也第一卷脫十八葉惟存十九葉尾張而已三卷止於紹興元年不知後嘗逸去幾何卷姑錄之以俟異日世稱張韓劉岳為中興四大名將張俊卑卑無足道且傅會秦檜而殺岳飛罪不容誅矣光世亦瑣瑣孱弱何以厠名其間吁亦幸矣豈四人者同時俱為大帥故世人順口而稱耶不然劉錡之矯矯者乃不得並稱哉夫亦以其役於四人而已清常道人志昔萬歷三十九年季冬念有五日初漏下書於

季常齋中

劉文靖公遺事一卷 舊抄本

元中奉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郡蘇天爵

編次 板心有怡顏堂鈔書五字

復齋郭公言行錄一卷 元刊本

元福州路儒學教授徐東述　郭公名郁汴之封邱人仕

宋避兵徙大名仕元歷官至福建都轉運鹽使數歷中外

所至有聲東採摭側見據其切要依朱子名臣言行錄例

爲郭公言行錄備載居官治民事跡自初掾都省至除福

建鹽使凡十條後附福州路儒學陳御史褒狀又舉狀暨

郭公義田條文

工食技傭食力士大夫食其言行故無技者不能食以工無力者不能食以傭士大夫思工與傭之必以技以力而得食於人當不思仕之所以得食於君者當何如可以素食否乎縉日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此爲卿大夫言也時有窮達祿有崇卑而言行不敢不勉方其言行未見知也則仲尼食於乘田委吏不以爲淹及其言見信於上行見信於世則伊尹周公相天子致太平分土而食不以爲泰與其守口以待時豈不愈於撑腸而哇以齧其身哉昔人有言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謂其有言行可爲法爲則於天下亦有口書耳書而心與書違者是猶穿窬竊貨而不竊經籍工與傭肯爲是乎君子學而

仕仕而學言顧行行顧言以此食君之祿則和而安淡而爽飲清洽如醴酎然奈何人莫不飲食知味者鮮高車駟馬滿天下而其言行可以與人之耳目者幾何是可歎也己酉濟使古汴復齋郭公讀書有言行人也幼而好學長而力行既貴猶學易出入臺省二十年外歷守牧司憲則以身爲律司漕則以義理財江東西民數饑則隨地賑而活之有疾疫則官遺醫療之淛有民田久科糧者四萬餘石則抉隱懲欺而賦之鹽課困民則請減額以甦之潛行寃獄十七起悉更讞平反之四明滯訟三百餘宗各鈎沉舉壓而決之南康之三皂廟慶元之侯洋郡會雙溪之浮梁閩中之南臺鹽倉苟有關於政化關必葺弊必修此特

取其大者舉一以見百耳若夫僚佐之間黎庶之上陰分
隂寸千常萬綱非善言無以孚其情非善行無以示其事
數十年之事業頓見之十餘紙之文辭是猶大桃蟠三千
年而撥幾枝采幾莟乎今復齋公官躋三品力猶彎一石
不類七十者堅請掛冠將歸移文所在官司曰吾少壯驅
馳中外在官以儉積俸在家以勤營生自買田八百餘畝
上呂奉親下資給三弟及嘗戒諸子曰田兄田也汝無擅
三弟曰謹遵命遺文所在今老矣乃大傷爲兄者心願以
己田立剏爲義田以教養四房子孫希公文後鄉郡斯非
可法之言可法之行歟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
推其所爲於爲政乎何有或疑以工與儒喻士大夫非其

論曰彼亦人耳言亦言行亦行技之與力舍言行無以爲也推貴賤大小則有殊使食於大家作勞其户無定言而莫可與商行無定跡而莫可以尋則皆不敢用而爲世之棄人小而賤者失其言行則憂日無二升之食百錢之直貴而大者失其言行則成敗禍福繫焉以賤喻貴以小喻大可不思哉苟食祿者言常思可對人躬行常思可使人知太平治之其庶幾乎至順二年辛未上元日古候佚老獨愚黄文仲謹序

言行錄錄復齋郭公言行也公自初爲樞密史至今嘉議大夫凡掾中外省爲都事者二爲牧守者三檢校中書僉贊風紀兩職騰運向爲貳今爲正嘉言善行炳炳人心章

章冊牘形諸歌詩刊諸金石合爲今言行録誠爲政之範模檢心之繩尺也僕閩人也福星之所臨照莫非言行之光華澄源之訓欺天之戒惻然之情見乎家諭戶曉之餘所謂德言而爲羣言之長也劇冗濫貪百餘人於亭戶而除其豫辦之擾於鹽徒而止坐事發之家所謂德行而爲羣行之宗也若夫孝之於父子學之於師友義之於兄弟宗族大本大原之可法天下師百世者則有言行全錄在

三山林興祖謹書

張復趙後曰閩漕使復齋古汴郎公爲童稺時已好學不倦及成人慨然有志事功當時名公鉅卿爭汲引之臺省聲猷日以大從守昌江秦郵課兩浙鹽佐江西憲牧四明

遂入閩為一道福星高潔剛明其德政洽於人心著於事蹟用受賈監皆能道長樂郡文學徐古道採撫聞見倣近代名臣言行錄為公書之嗟夫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如皇元之大者也地大則生者衆生者衆則用人多由中書省下至百司庶府外至天下郡縣遠至屬國所置大小文武賢雜流以萬計不知幾莫不食君之祿資民之利以求富貴有能不欺天不欺國不欺心不肯以身與草木俱腐斷斷然立功立名於當世者數百中或一焉流俗移人惟以富貴爲功名而不知利濟天下謂之功流芳後世謂之名既無意有爲於茲則亦無事可書於茲爾三代而上遠莫得言三代而下自秦至於宋遼金凡二十代惟漢爲大雖

不及今然嘗聞哀帝時自丞相至郡縣佐史凡用十三萬人如彼其多歷年四百如彼其久而書於列傳者如彼其少孔子曰才難乃爾甚耶今古道作是錄專旨有徵足信爲晉山饑民請粟病民散藥活者三千餘口又爲吉贛兩安乏食賑糶數十萬戶公之視民甚於已仁也修都城定水關官省鈔千三百定民不知勞市蕩羊增常數三千戶價比他省三千定裹江浙失科民糧四萬餘石追松江夫役冒除糧一十六萬石行使至大錢則建言毋毀成器察浙鹽利病則請減常額公之制事一一有方義也修浮梁慶元泮宮以期道化之效建南康三皇廟以廣聖濟之心復訓漢儒惟董仲舒克傳心學朱子之後真西山能宏道

統宜在從祀陳請於朝先崇善教而後可以淑惡道以正
也平反浙漕讞寃十有七起剖斷定海訟寃三百餘宗先
清宿弊而後可以行簡服以明也公之所爲必可言所言
必可覆初非徇人美我而爲之爲所當爲而已矣彼聞人
言美而不知勸聞人言惡而不知恥者惟曰富與貴吾之
命不學無術正雖責之滑滑皆是然後以爲所當爲者爲
雖復美其言行不敢遺今日之錄即異時之列傳耳復齋
公讀書人也言顧行行顧言爲此錄者豈不當哉夫富貴
輕於鴻毛言行重於太山每見文人詞中輸名以汾陽期
公是尚富貴也似與公氣節殊林宗有道之士史紀其言
行亦得漢一列傳汾陽壽望百爵稱王官中令史紀其言

行亦不遜唐一列傳公今官三品年方耆指使必深道熟
使遇汾陽之時有汾陽之事眞所優爲者也蓋謂公之言
行得於聖賢之學華州之郭武學未之聞焉是錄也必纂
纂有續筆以待他日之歐宋云

右名臣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一卷 明初刊本　述古堂藏書

宋紹興十八年王佐榜進士題名錄也　卷末有虞山錢
曾遵王藏書印記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前集二十七卷中集五十五卷下集
二十五卷 抄本

宋眉州進士杜大珪編

自序曰國朝人物之盛遠追唐虞三代之英秦漢以來鮮儷矣自建隆乾德之肇造暨建炎紹興之中天因時輩出豐功偉烈焜燿方冊雖埋光鏟采位不稱其德者亦各有紀於時欲求之記事之書則灝灝噩噩未易殫究雜出於野史見聞者其事又裂而不全未足以觀其人之出處本末好事者因集神道誌銘家傳之著者為一編以便後學之有志於前言往行者韓退之韓洪碑杜牧之譚忠傳今質諸正史而皆合學者將階此以攷信於得失之迹不為無助云紹興甲寅暮春之初謹書

中興四將傳四卷 舊抄本 汲古閣藏書

宋史官章穎纂

章穎進表曰臣穎言天扶昌運必生禦侮之臣帝念豐功當有特書之史畢鬬勸激跡貴聊明敢裒竹帛之藏仰撫冕旒之聽臣穎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粵若稽古誰能去兵執干戈以衛社稷者固所難能聞鼓鼙而思將帥則求之已戡欲屬有爲之志當於無事之時仰惟國家之興尤得人材之盛開基創業虓將雲蒸復古中興虎臣角立率厲熊羆之士掃空虵豕之群名書旂常功耀天地或繪象於原廟或侑食於大烝爪牙宜勤項背相望當時稱誦姓名可止於兒啼後世傳聞猶畧何驚於敵膽頃紛紜於議論稍變易於是非事實浸以湮微士氣爲之沮抑雖已加於褒典猶未快於輿情非假汗簡何由暴白故太尉敗武軍

節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臣劉錡甚備順昌之戰大摧兀术之鋒詎其妨功而害能遂爾投閑而置散故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贈太師臣岳飛兵方精而可用功竟沮於垂成既撓其謀更成奇禍事皆有證其書雖見於辨誣言出私家倘世或疑於取信故太尉威武軍節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臣李顯忠家世諸李父子一忠縛撒里曷若雞豚恥假齊豫如犬彘氣吞強敵志在本朝當其被策之歸適近藁弓之際故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贈甯國軍節度使臣魏勝爲山東忠義之冠當淸口寇擾之衝雖血戰於淮陰竟身膏於草野況又皆志未盡展時不再來失幾一瞬之間抱恨九泉之下雖生未及盡俘於醜類其没或能

爲厲於敵人宜有摩書以旌多代況方大規恢之畧所宜彰果毅之能恭惟皇帝陛下天運剛謨日開公道用宜昭於賞罰以駕馭於豪英代不乏人用則爲虎西有梁洋之義士東多荆楚之奇材怒髮衝冠雄心撫劍儼在上有激昂之衞則凡人懷奮發之心臣嘗忝史官獲觀舊載悉紀當時之實以呈乙夜之觀伏乞斷自宸衷付諸東觀然後可傳於百世庶幾震動於四方張大國家之威發舒華夏之氣事雖已往可爲鑒於將來謀或有遺幾成功於今日臣所譔到劉岳李魏傳籍寫其計七册謹隨表上進以聞

臣顓誠惶誠懼謹言

寶祐四年登科錄一卷 明初刊本

宋寶祐四年文天祥榜進士題名錄也

京口耆舊傳九卷　文瀾閣傳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敬鄉錄十四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吳師道撰

吳師道敬鄉前錄序曰師道與侍先大父傍及見故時遺老談鄉里前輩事頗竊聽一二遺文殘稾借玩傳抄每樂而不厭然亦恨其時尚少弗能問而識其詳也比年諸父淪喪衣冠道消出里門無與言儒者時時番閱故藏則近因里中火後散軼已多俛仰四十年欲覽其事而無從或子孫僅存者率遷業變習問之茫然反笑怪其不切當發

策校庠序數人爲問亦無有能言之者可勝嘆哉因念蘭溪縣漢隸會稽後爲三河戍唐咸亨始置縣迄宋季上下千數百年山川如昨清英秀美之氣實鍾于人其間豈無名世者而郡志所載僅六人且仙佛之徒半之則記載缺畧可知已南渡都杭近在畿甸文學之風何啻什百於前碩儒才士名卿賢相相望輩出不可謂不盛矣易世來未有紀者若其人名位論著顯然固不可泯不幸而不爲人所稱今遂浸微更數十年豈復有知之者哉因比次得若干人畧識本末間采詩文附焉無則缺之非徒備詞藻也因其言論風旨而其學問志節與夫當時風俗人物亦可槩見而祠廟碑志則又是邦故實之所存如東峰亭記進

士鄉飲題名之屬亦當在所考并置於前名之曰敬鄉錄焉烏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梓猶恭且敬之況賢者乎某生也後弗獲執御於諸老先生然仰高山而挹遺風未嘗不振飭興起可不知所自耶君子之學上希聖人生乎吾前者之所以階而至於聖也善無往而弗存歸求有餘行遠自邇况朱呂之傳有在是者乎彼其闊視六合而狹小一鄉淩厲千古而厭薄近代則與重剿士尊前輩之意不類非某所敢知也

又敬鄉後錄序曰宋紹興二十四年婺通守洪遵修東陽志其紀當代人物僅僅數人蓋斷自渡江以前理則宜然而其所記有下及紹興者又不盡用此例則所遺固多仙

釋之徒與賢士大夫就愈若滕章敏宗忠簡龍又皆出于其前而不見列何也最後事類一卷凡稗官小說怪誕纖褻之事涉於婺者悉不棄博則博矣無乃詳於所不必錄而畧於所當錄者乎按吾婺昔隸會稽後爲東陽郡以至於今千幾百年矣晉魏以前如江治中王徵士非劉孝標之文則莫得而知郡志亦失考而賴是以傳然猶不得其名信乎紀載之不可闕也況自宋中葉以來材賢繼出其顯於靖康炎紹之際者皆生於嘉祐以後涵濡之深風氣之開豈苟然哉忠義功名宗公當爲第一下逮乾道淳熙呂太史道德文章鄒魯一方師表百代視前世又遠過焉於時名卿賢相牧伯大魁碩儒名人偉士肩摩踵接蓋不

可勝數而其季年北山何公魯齋王公則又紹紫陽之的傳至今私淑者猶不失其正亦盛矣哉夫其名爵在史編論著在天下章章傳頌之決不遂泯沒無俟纂集可也特沉微不著者遺文逸事稱道殆絕或地望舛錯久亦失真逝者有知豈無憾於冥冥耶愚不自量既集錄蘭溪諸賢因及一郡茲事體重而聞見單寡不能盡知故所錄僅止此方且與同志博考而具載之非敢有所舍取也然初意主於表微而并及顯者其或人文俱顯錄所弗及者亦不無微意焉吁士之傳世視其所立而已是編不因予錄而傳者固多因予錄而傳者間一二然亦非區區之愚所能使傳也夫何慊於僭哉

國朝名臣事畧十五卷　元元統刊本

趙郡蘇天爵伯修輯　目錄後有元統乙亥余志安刊於勤有書堂一條中多闕文據淡生堂抄本校補

聖元肇朔方立人極世祖皇帝混破裂而一之輿輪疆理古職方所未半其天地之再初乎渾淪所鍾命世卓絕之才實輩出輔成之故盛德大業之所著自顯寫生民未之有也然而百餘年來元勲偉績世未盡白故老知者湮沒無幾家乘志銘不能家至而徧知也仁皇御極勅太史傳功臣而玉堂秘奥世莫得而見焉監察御史趙郡蘇天爵伯修輯國朝名臣事畧十五卷湖北憲刻諸梓徵叙其端有王在京師早知伯修之才而未知其有是編也惟其培

學上庠歷史屬久故攷之也詳擇之也審其類例倣朱子言行錄條有徵據略而悉豐而核其四方之爭先快覩者乎竊惟國朝真才雲集是編才四十七人有齊氏知名而未錄者蓋朱子例闕有所得當續書之也若是則四方之快覩者不一伯修之學其益昌矣又不知今士大夫用心如伯修者幾人世所業於太史氏出於事略之外者其將有所屬乎憲長篤禮賢班幕府李穀王大有職風紀育人材俾觀者率作是亦韓子所謂率聯得著者也至順壬申夏月中議大夫前參議中書省事相臺許有壬序

應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修年弱冠即有志著書初為胄子時科目未行館下士喜言詞章講論既有餘暇則筆札

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鉅公文集而日抄之凡而元臣世卿墓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閒居紀錄師友詩說於國初以求文獻有足徵者彙而粹之始疏其人若干屬以其事中更校讐櫛去而導存抉隱而蒐逸久而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略他日余與伯修同預史屬從借讀之作而歎曰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若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諸王公之勳伐中書令丞相耶律楊史之器業宋商姚張之謀猷保定槀城東平鞏昌之方略三王楊徐之彥章劉李賈趙之政事興元順德之有古良相風廉恒山康里國之有士君子操其他臺府忠藎之臣帷幄文武之士内之樞援外之藩翰班班可紀也太保少師三太史天人

之學陵川容城名節之特異代豈多見哉至於司徒文正公尊主庇民之術所謂九原可作我則隨武子乎嗟乎乾坤如許大人才當輩出伯修是編未渠央也姑志余所見如是云天歷己巳四月乙卯翰林待制冀郡歐陽元謹序

自古帝王有天下或受于人或起而取之堯舜禪讓湯武弔伐厥時義大矣書紀虞夏之際易稱湯武革命應天順人皆有輔佐同心一德後世可述焉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傳曰有立德立功立言是謂不朽誠哉是言也三代而降其盛者曰漢曰唐曰宋夫子言革之時義謂必有不得其義者矣彼近代是也皇元起朔方紹帝運接天統資始於天不因於人遂大作明命誕咸

宇內一啟而金人既南遼海和輯再啟而西域率服遂拓坤關三啟而靖河北秦晉戡集河南是同分宗子以方社胙功臣之土四啟而肅蜀是柔五啟而江漢奄從趙氏爲臣陸道西北見用觴僄海無際船乃旋艫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而崇極兆天矣厥初受命南北割裂天氣不通二氏不享天實醜之乃眷北顧俾我聖人作神民主完顛瓌割虐下民赳爽盟背約自伐喪其國家大哉貞矣其允時義也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此之謂也其始桓毅討伐虔劉戡定之其暨肅揚恪勤棐圖輯柔就緒之其監勸相富厚之定之以上下道之以名分淑之以庠序秩之以禮樂慶之以賞賚董之以威罰而天下成矣列聖運於上賢臣

贊於下穆穆明明相須以成相濟以常是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亂臣十人非虛言也故論本朝輔亮之臣其佐命垂統或鷹揚於外或運籌於內有同肇迹之艱難者矣其輔翼成化或規模宏遠或論思密勿有登治道之鴻熙者矣翰林修撰趙郡蘇君天爵始爲成均諸生好訪當今之故放失舊迹講百家行狀碑誌傳贊敘述及他文集者見其本末既而仕爲典籍應奉凡三爲史氏在職八年遂徵以所知無所乖外於是紀述其故自國初至於延祐之際自太師國王以下或周召懿親或殷豐舊姓或秉義效順或降附後見或策杖上謁或徵起草野功格皇天保乂國家所謂名世者夫德器偉遠悉心盡職不顯

己私所謂不朽者夫歷代以來粹始著終未有若今日之
懿者也昔漢高之臣皆戰國之餘非南面而王之不能畢
其功全莫我若也光武之臣皆生西漢多經術之士功定
天下不過封侯賞莫我若也使高光易世而居亦不能相
反何哉其人異也天生聖賢共成大業豈漢敢望哉書成
凡十五卷號名臣事畧其畢之所載盡標作者姓氏示不
相掩也其名位顯著功在帝室求未得者續爲後錄蘇君
嘗閔宋氏以來史官不得盡其職載筆之士多乖故實宋
人詳而不端由文以北時遼金簡而從事多湮昧於是著
其故斷其闕漏別爲遼金紀年皇道之盛與三代同風身
爲史氏顧已職業繹而明之君子哉其用心也蘇氏自唐

宰相味道以文章顯宋太史文忠公軾父子兄弟稱欒城焉所從來遠矣繼之者修撰君也泰定初故侍講會稽袁公薦君亮蒞前代文獻今侍講蜀郡虞公舉君該洽文辭爾雅由是遷修撰云至順辛未六月辛亥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南鄭王理謹敘

右國朝名臣事畧趙郡蘇君伯修所編也爲書凡十五卷四十又七人惟我國家起於朔方也則有國人族姓服其勤勞及定中土也則有才臣碩輔任其經畫凡百有爲天實相之然猶列聖相承歷時既久而大統始集故世祖之用人不以異域之臣爲疑亡國之俘爲賤拔於卒伍聘於韋布皆能佐一王之業輔萬世之基致治之規上軼隆古

何其宏遠哉槩茲在錄其從太祖之肇基王迹事世祖之受天明命歷成宗武宗仁宗之繼體守文其時有後先故人人專功或有異焉然使昭代之典煥乎可述得人之際於斯為盛凡家傳碑誌之所載者此得以據其畧詳則具於國史蘇君學博而材周器宏而識遠今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天歷二年二月朔旦太常博士王守誠書

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一卷 影寫元刊本 從吳門黃氏藏元刊本影寫

元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也 一甲三名二甲十五名三甲三十二名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分兩榜合百人進士增至百人自延祐始錢氏已言之元自延祐設科以來

兩榜第一甲止放一人是科從讀卷官宋本之請放三人見燕石集一甲放三人亦自是科始元史選舉志所謂元統癸酉科廷試進士稍異其制左右榜各三人皆賜進士及第是也錢氏未之及故表出之蒙古色目人一甲第一名曰同同其第二名則余忠宣公也忠宣公生當多難戰守之功雖有備者及至孤城援絕一門赴義精忠勁節上徹霄漢視文信國無愧色矣宋題名錄存於今者二一以朱子存一以信國存則謂是書以余忠宣公存可也

此元統元年進士錄錄前當有讀卷監試執事諸臣銜今惟存監膳供給曰造公服數人餘皆失之是年歲在癸酉以十月改元故列傳或書至順四年其實一也元自延祐

設科賜進士五十有六人嗣後遞有增廣無及百人之額者是科增至百人史家以爲科舉取士莫盛於斯者也廷試進士例以三月七日是年順帝以六月即位故廷試移在九月三日此亦當書於選舉志者可以補史文之闕是榜蒙古色目五十人漢人南人五十人有兩丑閭兩脫穎欽安達爾貫明安達爾貫亦相同當時不以同名爲嫌也李齊貫保定路祁州蒲陰縣儒戶而史云廣平人丑閭貫哲篤赤身役唐兀氏而史云蒙古氏皆當以錄爲正右榜第三甲第十六名字彥輝而名已殘缺唯末筆似歹字曳腳以元史忠義傳證之當是塔不台與歹元人多通用也此百人之中元史有傳及附見者凡十人余闕月魯不

花李齋韓烱塔不台明安達耳丑閭皆以忠義顯名而成
遵之次韻張楨之讓直字文公諒之文學亦卓卓可稱斯
是歲科舉得人之效矣宋無登科錄傳於今者惟王佐文
天祥兩榜元之登科錄前輩未有及見者頃黃君蕘圃於
書肆中偶得之詫爲希有屬予審定爰記所攷證於卷末
時乙卯重五日夏至竹汀居士錢大昕書

右總錄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三終